

探析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的 「圖表」解經特色*

游騰達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提 要

元代儒者程復心（1258-1341）的《四書章圖纂釋》是一部中國經典詮釋著作中的獨特作品，全書採用「圖表」的方式輔助說明四書各篇章的要點。本論文特別選擇圖表數量最大（近四百幅）的《論語》註釋，探討其以「圖表」解經的特色。首先說明程氏此書旨在彰明朱熹（1130-1200）的《四書章句集注》，不過，他也廣泛取用《或問》、《語類》乃至宋元諸儒的觀點，而具有「纂疏體」的經注特點。再者，因其為羽翼朱《注》之作，所以在謀篇構圖上，多取用朱《注》的概念或關鍵語詞形成架構，呈現出「主題、分類、說明、總結」一基本圖表形式。第三，在具體的作法上，往往將同一主題或重複語句的篇章類聚於同一圖表中進行觀點的參照與對比，所以，「對比式概念」的構圖模式為其主要特色。第四，進一步言之，這種「對比式概念」包含有可相對舉、兩相對反衝突之

* 本論文為國科會「韓儒『以圖論理』之模式探析——以『人心道心圖』、『人物性圖』為核心」（計畫編號：112-2628-H-007-003-MY3）之部分成果。且論文初稿、二稿、三稿曾宣讀於多場學術研討會，感謝多位評論人以及與會師長的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今復蒙兩位審查人惠賜高見，得以進一步完善拙作。在此特致謝忱！

概念以及多項並列者三大類，其中又以「知行」概念的運用，最為突出。總括而言，此一解經方式有其優點與局限性，如精於歸納篇章要旨，但略於闡發個人創見，但其「圖表」解經的特殊方式，確實是獨樹一格的，也突顯出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豐富多樣性。

關鍵詞：程復心 四書章圖 論語 圖表解經 對比式概念 知行概念

探析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的 「圖表」解經特色

游騰達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元代儒者程復心（字子見，號林隱，1258-1341）的《四書章圖纂釋》一書，在中國經典詮釋史上，是一個極特別的異數，因為此書在中國境內流傳甚少，僅有殘卷留存，但該書獨特的以圖表解經、論理的模式，卻對東亞儒學的發展造成相當深遠的影響，最著名的莫過於李滉（字景浩，號退溪、退陶，1501-1570）所作《聖學十圖》中即有三幅圖表取自此書，^①所幸此書在日本藏存有三部元刻本（其中兩部為殘本），^②讓我們得以有機會重新檢視宋元以降藉由圖表的方式來釋經、論理的學術傳統。

① 李光虎：〈從《聖學十圖》看退溪李滉的聖學觀〉，收於鄭吉雄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330-331。

② 案：該書全本為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元後至元三年（1337）德新堂刊本，計二十一卷，現複印編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五輯，經部，第十一冊；另兩部殘本收存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一為楓山秘府藏元刊本，三冊三卷本；另一同樣為元後至元三年德新堂刊本，兩冊五卷本，此版本現亦複印收錄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二十五冊。本文所徵引使用主要取第一種全帙二十一卷的版本，必要時參酌其他典籍。

又，關於此書的文獻版本與流傳說明，參考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487-501。

爲什麼會以《四書章圖纂釋》作爲個案來考察以圖表釋經、論理的學術傳統呢？這是因爲這本書就體例結構言，可分爲「四書章圖隱括總要」上、中、下三卷，「大學句問章圖纂釋」一卷，「中庸章句章圖纂釋」一卷，「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十卷以及「孟子集註章圖纂釋」七卷，合計二十二卷。若依內容而觀，此書可分爲「纂釋」與「章圖」兩個部分，前者是針對朱熹（字元晦，號晦庵，1130-1200）《四書章句集注》的增補與疏解，「以發明文公未盡之說」，後者則是「分章纂圖」，透過圖表的方式揭示四書各篇章的主要意旨，令後學之士「因圖以求解，因解以求經，則四書義理瞭然於胸中矣」^③。故就後者而言，本書繪製的圖表甚夥，包括：「隱括總要」三卷，計錄圖一百二十三幅；「大學句問章圖纂釋」錄圖二十三幅、「中庸章句章圖纂釋」錄圖四十四幅、「論語集註章圖纂釋」錄圖三百九十五幅以及「孟子集註章圖纂釋」錄圖一百一十一幅，總計七百餘幅圖式，而其中占比最大者，就屬對《論語》二十篇的圖表詮解，是以本文擬以《論語集註章圖纂釋》爲核心，深入探討程復心謀篇構圖的注經方法與特色。

在先行的研究方面，除了日籍學者宮紀子詳述《四書章圖纂釋》的出版始末、^④ 北大教授顧永新有精詳的版本考訂、廣州中山大學楊洋繼之詳盡考述此書在日本、韓國的流傳情況，^⑤ 而韓籍學者田炳郁則著力說明《四書章圖纂釋》在朝鮮前期儒學界的正反兩面評價，以及該書對李退溪思想的影響；^⑥ 至於許家星的〈一部圖解《四書集注》的力作——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探析〉一文，則詳細且精準地言明程復心編寫《四書章圖纂釋》的體例與特點，指出：此書是

③ (元)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書首，〈臧魯山憲使序〉，頁6下。

④ (日)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2006年），第七章〈程復心『四書章』出版始末考〉，頁326-379。

⑤ 楊洋：〈《四書章圖》東亞流傳考——以日藏文獻爲中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21輯（2021年11月），頁237-251。

⑥ (韓)진병욱：〈林隱 程復心の『四書章圖』와 退溪의『聖學十圖』〉，《퇴계학연구원(退溪學報)》第132輯（2012年），頁39-79；田炳郁：〈程復心《四書章圖》與四端七情說的源流〉，《中國哲學史》2017年第1期（2017年2月），頁96-102。

「圖解四書，這一儒家經典詮釋樣式的集大成者」，其圖解的要點為「擷取《集注》若干重要文字入圖，將一章思想要旨、概念關係清晰、直觀地呈現出來，具有簡明、切要的特點，達到了串聯四書原文、幫助讀者理解的效果。」且其具體構圖方法，乃「以朱子四書成對概念為主」，或類聚同一問題、概念進行跨篇章的關聯比較與義理闡發，雖對朱子之說有所發明與辨正，但在「纂釋」的部分，多襲用趙順孫的《四書纂疏》而不加標明，是極為不妥之處。⁷ 筆者相當同意上述許氏的研究觀察與討論，惟這些論述偏向鳥瞰式地總覽《四書章圖纂釋》整本書的特點，而本文之作主要著眼於以圖表解經、說理的角度，以《論語》的詮解為探討範圍，嘗試更深入地挖掘程復心以圖表解經的實際做法，進而思考此特殊注經詮解方式的獨特處。

二、因圖以求意：以圖表釋經之特點

誠如上文所言，程復心此作乃「取朱子《章句集註》，一一為之圖」⁸，所以，讓我們首先來看幾個程復心為《論語》的篇章所繪製圖式的實際案例。

（一）發明朱說與圖表建構模式

要言之，程復心主要便是擇取《論語集注》中朱子選編前人之語及朱子個人所撰的註解文字來進行構圖，例如〈子罕〉篇「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09.04）朱子在對於「意、必、固、我」四字加以詮解後說道：「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⁹ 於是程復心以之

⁷ 許家星：〈一部圖解《四書集注》的力作——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探析〉，《孔子研究》2015年6期（2015年11月），頁12-23。

⁸ （元）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書首，〈元復初學士序〉，頁3下。

⁹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收於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六冊，卷5，頁140。案：本文引用朱熹之文獻，多引用自此《朱子全書》，下文僅標示冊數，不再詳

繪圖如(圖1)¹⁰，從此圖可以看到，程復心的構圖乃是擷取了「事前／事後」的兩個分類概念，將「意、必、固、我」四者加以繫屬後，繼而指明四者「相為終始」的互動關聯性。而上述這些觀點，都是本於朱熹《集注》之語而來的。

再如〈里仁〉「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04.02)朱注云：「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¹¹程復心本此段論述，而繪製圖表如(圖2)¹²。在這幅圖表中，可以發現其意在突出不仁者、仁者與智者這三種人之所以不可長久處約、處樂以及安仁、利仁的主要原因，此正是朱注的重點。

又如〈顏淵〉篇：「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12.14)朱子注曰：「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



圖 1

圖 2

述出版項目。又，本文中出現「集註」與「集注」互見的情況，這是緣於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原刻本中均採用「集註」一詞，而現代學術用詞，多使用「集注」二字，兩者或可加以統一，然為求忠實徵引文獻之用字習慣，仍保留兩種用字殊異。

- ¹⁰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5，頁3下。案：《域外漢籍珍本文庫》複印本，新編頁碼為第224頁，以下為方便計，以()方式附記於古籍頁碼之後。
- ¹¹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2，頁92。
- ¹²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2，頁20上(178)。

此。』」¹³在（圖3）¹⁴中，程復心的構圖即是呈現孔子勸勉子張施政之行動，宜以德存心而始終如一，且能表裡如一地落實於事為的舉措之上。至於圖表末端「此亦救子張之失」一詞，則是從《集注》所引「程子曰」之語化用而來，表示此乃夫子剋就子張之缺失、弊病所提出的救正之語。

繼此而觀，朱熹的《論語集注》亦多有輯錄前賢解經之語以為說解者，如〈憲問〉「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章（14.25），朱子《集注》云：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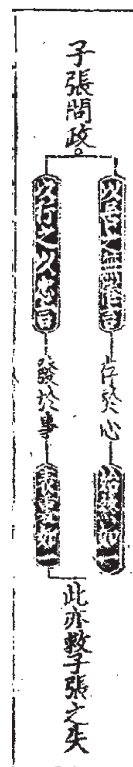


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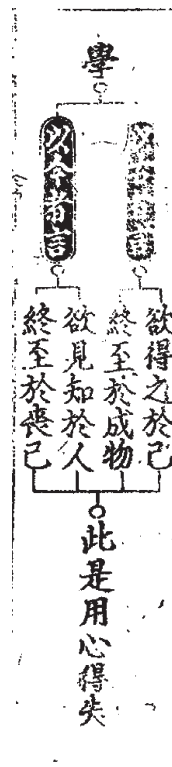


圖4

上述的注解徵引了兩則程頤（字正叔，號伊川，1033-1107）的文字，¹⁶詳細地說明「為己」與「為人」之意，前者為「欲得之於己」，後者是「欲見知於人」；至於兩者的後果，前者終可由成己而至「成物」，後者卻僅求為人所知而終至於「喪己」，於是，上面（圖4）¹⁷中，程復心便本此以建圖立表，並取

¹³（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6，頁173。

¹⁴（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6，頁32下（255）。

¹⁵（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7，頁194。

¹⁶申淑華：《《四書章句集注》引文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314。

¹⁷（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7，頁33下（274）。

朱子按語「用心得失」之說提掇出兩者的天壤之別。

從上面的幾個例子看來，當足以歸納出程復心的「章圖」之作實是從《論語集注》中擇取主要概念或關鍵語詞來進行謀篇構圖。相關的例子，在《論語集註章圖纂釋》中俯拾即是，應不煩繼續贅引。不過，又就圖表的結構來分析，復可察覺程復心的繪圖模式是先為每個圖表確立一個題目主題，接著就討論的篇章進行意旨的分類，多半分為兩類或三類，然後進行關鍵語詞的繫屬與釋義說明，最後，再有一個歸結性的語句綜攝全章之義。所以，整幅圖表概略言之，約有四至五層的基本結構，請再看（圖5）與（圖6）兩個顯明的例證。

（圖5）¹⁸是針對〈里仁〉「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一章

（04.11）的繪圖，其構圖的主題便點出此章的主旨在表明君子與小人的不同，因此，第二層的分類，當然將「君子／小人」區分為兩類，並於底下繫上《論語》原文的「懷德、懷刑、懷土、懷惠」四個語詞，繼之，於下方再補上《集注》所引尹焞（字彥明，號和靖，1071-1142）之言：「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¹⁹作為說明，然後以朱子所言：「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²⁰一語總結。在此，復可提醒讀者留意一點，程復心此書雖奉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為圭臬，但在內容的編寫上則相當具有「纂疏體」的性質與特色，即通過纂輯《四書或問》、《朱子語類》以及群賢之言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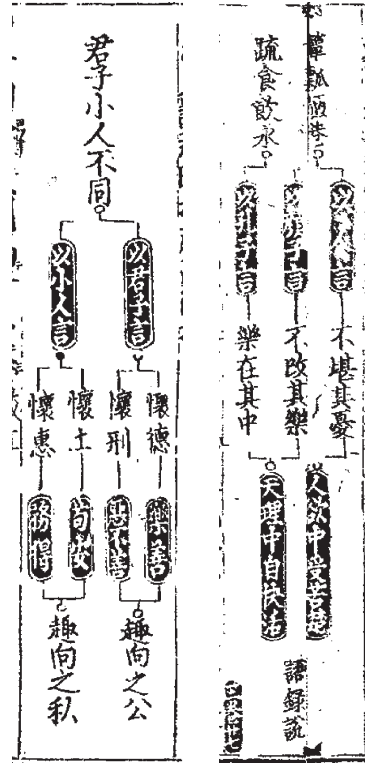


圖 5

圖 6

¹⁸ 同前註，卷2，頁26上（181）。

¹⁹ 申淑華：《《四書章句集注》引文考證》，頁109。

²⁰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2，頁95。

式，來羽翼、補充朱子的經注，²¹如此處針對「懷德、懷刑、懷土、懷惠」四個語詞的解釋，程復心不取《集注》的說解而專採尹氏之說來構圖，這乃是基於晚出的《朱子語類》記載朱子後來曾自稱：「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看，尹子之說得之」²²一斷語而來所作的取捨。

再者，讀者或許會意識到這種概念兩分（或三分）的構圖模式，多半是本於《論語》的篇章本有概念兩兩對比以述說的特點，如「仁者／知者」、「為己／為人」、「君子／小人」等等，若本來便沒有兩相對比概念的篇章，程復心又如何進行構圖呢？

關於此問題，除了少數篇章，或因為內容簡扼、語句精短，以至未見繪製圖表之外，²³程復心大抵俱能從上下文句之中，或跨越篇章掇取相近主題的文句來進行製圖，如以上面的（圖6）²⁴為例，這是本於〈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一章（06.11）的圖表。這幅圖，在構圖上，進行了兩層比較，一是以「簞瓢陋巷」言，一般人是「不堪其憂」，而顏子則「不改其樂」；另一是將顏子之樂與孔子「疏食飲水」卻「樂在其中」相對比，又可見其中當有或同或異之處。從這個圖例，不僅可以看到程復心以對比式的概念構圖之特點，又可以看到他在圖式下方補上「語錄說」三字，這就回應到前文所言，程復心的構圖或有取於朱子在他處

²¹ 劉成群：《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與新安理學的傳承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88-97。朱治：《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64-80。

²²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26，頁665。

案：程復心於該章的注語中，特引述《語類》此說，卻未標明出處，極易使人誤會為其個人見解，《論語集註章圖纂釋》書中多有此情況，讀者宜小心留意。

²³ 案：例如〈為政〉篇「子曰：君子不器」章（02.12）、〈里仁〉篇「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章（04.08）等，但有時這些簡短的篇章，或已併入他章的圖式之中，所以，該篇並未研製出應有的圖表，如〈雍也〉篇「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06.01），其章旨已併入後一章的構圖中，見（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3，頁19下-20下（194-195）。

²⁴ 同前註，卷3，頁27上-下（198）。

的相關說法來補充《集注》的「纂疏體」做法。這裡，他特別指出依照《朱子語類》的觀點，「孔、顏之樂」是有所不同的，雖然無法確切得知他的觀點根據的是哪一段語錄，²⁵但在圖表前的小注中，程復心寫道：

仲尼、顏子之樂，皆是成就向上去了，但仲尼「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亦須有不同處，蓋仲尼之樂，化之者也；顏子之樂，守之者也。²⁶

程復心用「知及仁守」與「大而化之」的對比來區別顏淵的「不改其樂」與孔子的「樂在其中」兩者的分別，同樣地，在〈述而〉篇的「飯疏食」章（07.15），他也繪製（圖7）²⁷來突顯孔、顏之樂的「相去一間」。

（二）修訂朱說與纂疏諸家之論

又，承此所論，除了徵引《朱子語錄》以補充或修訂《四書章句集注》之說外，程復心同時也參酌《四書或問》的論點，如下面兩幅圖式便清楚標明了這一點。

（圖8）²⁸置於〈里仁〉篇第一章「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04.01）之下，該章本是孔子提醒：擇居之時，當以保有仁厚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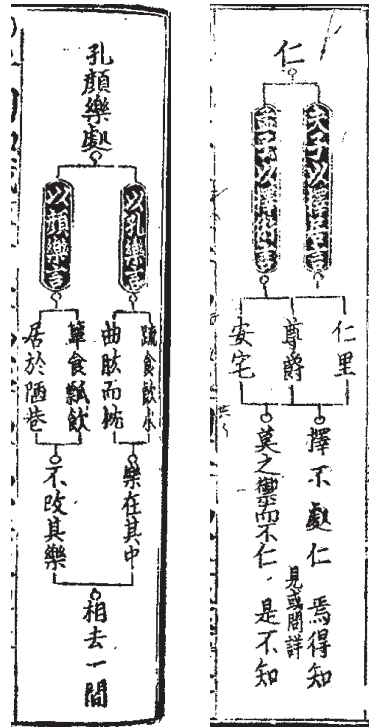


圖 7

圖 8

²⁵ 案：（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31，論「孔、顏之樂」的差異，言：「雖同此樂，然顏子未免有意，到聖人則自然。」（頁796）又說：「所謂不改，便是方能免得改，未如聖人從來安然。譬之病人方得無病，比之從來安樂者，便自不同。如此看其深淺，乃好。」（頁797）

²⁶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3，頁27上（198）。

²⁷ 同前註，卷4，頁11上（209）。

²⁸ 同前註，卷2，頁19上（178）。

的鄉里爲尚，若不如此，則是不智之舉。然而程復心在構圖上，特別採用《孟子·公孫丑上》第七章言：「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²⁹來進行對比式構圖，這是因爲孟子此章徵引孔子「里仁爲美」一語來立論，呈現出仁、智對舉的論述觀點，且在《論語或問》中承或者之問，朱子論析了孔子以「里仁爲美」說明「擇居」的重要性，而孟子卻借以申明選擇職業——「擇術」對於培養仁心的影響，則孟子之論是「姑借此以明彼耳」³⁰，恐非原文之本意。然而程復心仍將兩說並陳，或可見其猶未能全然精確掌握朱子之意。³¹

至於（圖9）³²則是對《論語》開篇第一章「學而時習之」章的繪圖，此圖表之結構，以「學」爲題，依原文「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而不愠」劃分爲三個項目，下繫「說乎、樂乎、君子乎」三詞，並以程伊川所言「時習之，則所學在我，故說」；「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等語來補充說明。有意思的是，在圖表下方，程復心又摘引《論語或問》的「學之始、學之中、學之終」³³三語來配對聯屬，更本《朱子語類》有「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之語，於是化用「『學而時習』是心與理爲一，『有朋自遠方來』是己與人爲一，『人不知而不愠』是人與天爲一」之說，而成「理與己合、理與人合、理與天合」的論點。³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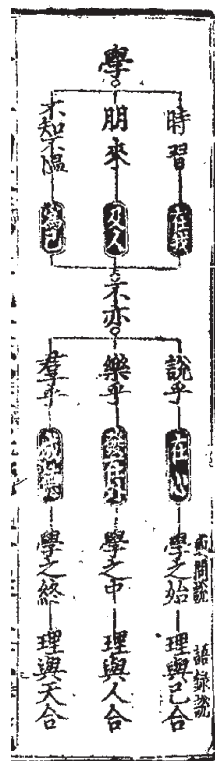


圖9

²⁹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3，頁290。

³⁰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論語或問》，收於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六冊，卷4，頁675。

³¹ 案：此一評議觀點得自審查人的思考與建議，特誌於此，以示感謝。

³²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1，頁3上（154）。

³³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論語或問》，卷1，頁608。

³⁴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1，頁446、455。案：詳檢全文，其實朱子

除了徵引《或問》、《語類》來作補充之外，程復心在謀篇構圖上亦多有纂輯稱述前賢之處，甚至不惜以之辨正朱子之說，如在〈衛靈公〉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章（15.33）的圖表（圖 10）中特別標明：「程子說為學本末當如此，為政本末亦然。詳見後註。」³⁵ 表示程復心強調依據程子之說當可修正朱子《集注》之論，其所謂「後註」即是下文：

程子二說，一說學之本末，一說政之本末。以學言，則知及、仁守，學之本也；莊蒞、禮動，學之末也。以政言，則知及、仁守，政之本也；莊蒞、禮動，政之末也。《集註》專以學言，但說氣質學問之小疵，似有可疑，既到仁守地位，則純乎天理，安有小疵？恐是偶然於文義上看得未瑩。³⁶

程復心認為《集注》中朱子言：「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蒞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³⁷ 這個說法或有未瑩之處，因為既已達到知及仁守，何以又有因氣質稟賦之限制、學識知能之缺失所造成的疵病不足呢？所以，當取程子之說來加以修正，蓋程子於此有兩說：一是《論孟精義》記載：「明道言：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言為學始末當如此，為政始末亦然。」³⁸ 另一，於《河南程氏遺書》也有言：「知及、仁守、莊蒞、動禮，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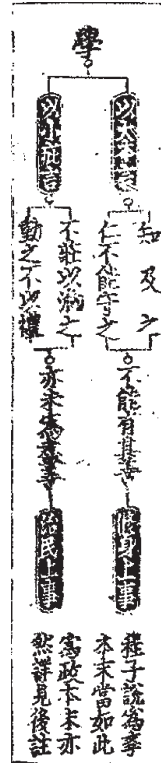


圖 10

不喜這樣斧鑿的說法，他認為這是「科舉之習未除，故說得如此」，又稱以此為奇論，「可謂作怪」！

³⁵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8，頁18下（288）。

³⁶ 同前註。

³⁷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8，頁209。

³⁸ (宋)朱熹著，黃坤、張祝平點校：《論孟精義》，收於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七冊，卷8上，頁

政始末。」³⁹ 所以，他主張此章兼論為學修身以及為政治民兩事，而非「專就學言」。⁴⁰

承此而言，若以徵引補述前賢之說的數量言，就屬黃榦（字直卿，號勉齋，1152-1221）為最（詳載其名者，達六次）。如在〈先進〉「顏淵死」一章（11.11）下錄存一圖，清楚標示有「勉齋說」，該圖（請見（圖 11）⁴¹）實是統整孔子回應顏淵之死的五則篇章，針對這些篇章，程復心依照朱子《集注》曾說：「天喪予」為「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釋夫子「不可」門人之厚葬，乃因「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兩語，⁴² 將這五個篇章分屬「以悼道言」以及「以循理言」兩類，並以勉齋之說「此非厚於顏淵」、「此非薄於顏淵」來收束各篇之旨。然細查前後夾注文字，並未看到對「勉齋說」的徵引，所幸黃榦之說收錄在《四書大全·論語集注大全》中，由此我們得以一窺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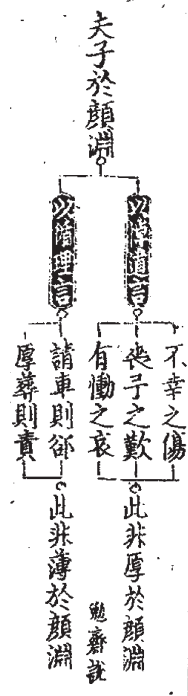


圖 11

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卻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⁴³

539。

³⁹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收於（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冊上，卷8，頁102。

⁴⁰ 案：再如〈子路〉篇「剛毅木訥近仁」章（13.27），程復心也指出當從程子「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一說（《河南程氏遺書》，卷4，頁74）來加以修正。見（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7，頁17下（266）。

⁴¹ 同前註，卷6，頁5下（241）。

⁴²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6，頁159。

⁴³ （明）胡廣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書大全校注》冊上，收於陳文新主編：《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冊15，《論語集注大全》，卷

可以清楚地看到，黃榦的說法意在表明孔子不論是真情的流露，如「天喪予」之歎，或「哭之慟」之舉，皆是因顏淵之亡而感嘆「道」之淪喪，非僅出於一己之情緒難掩，因而厚待顏淵；反之，其堅拒回之子顏路的「請車爲椁」，以及嚴責門人之擬踰禮厚葬顏子，亦是秉持「道義」而行，非只是苛刻寡恩，而薄待顏淵。故在在顯示夫子然否之舉措本是發乎情止乎禮，自有其「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之深意。由此可看到，程復心在研製圖表上，明確擇取了黃榦的論點來爲《四書章句集注》進行補充疏釋。⁴⁴

至於徵引數量第二多的則是達三次以上的饒魯（字伯輿，號雙峰，生卒年不可考），如在〈雍也〉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06.20），程復心即清楚標誌擇取「雙峰說」來進行構圖，試看右側（圖 12）⁴⁵ 所示。

《論語》該章的原文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不難理解「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三者的直線關係，然而誠如本文所言，《四書章圖纂釋》主要呈現出對比式的概念構圖模式，則這樣單一直線式的話語，如何繪圖呢？程復心乃選擇了足以與《四書章句集注》所徵引張栻（字欽夫，號南軒，1133-1180）「自強而不息」之說⁴⁶相發明的饒魯之論點來進行補充說明，然《論語集註章圖纂釋》中徵引並不完整，請看《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大全》的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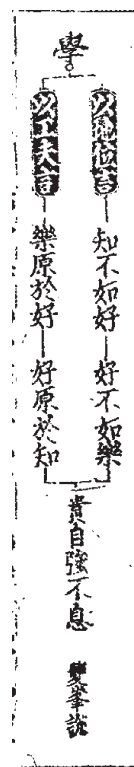


圖 12

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

11，頁 568。

⁴⁴ 案：再如〈為政〉篇「人而無信」章（02.22）、「非其鬼而祭之」章（02.24），以及〈里仁〉篇「君子喻於義」章（04.16）、〈述而〉篇「默而識之」章（07.02）、〈憲問〉篇「闕黨童子將命」章（14.47）等處，程復心俱明白指出其圖式之繪製乃本於黃榦（黃氏勉齋）之說，本文不再一一詳述，讀者可自行參看。

⁴⁵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 3，頁 31 下（200）。

⁴⁶ 申淑華：《《四書章句集注》引文考證》，頁 157。

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誠而心正、身修，則心廣體胖而樂矣。⁴⁷

饒魯的說法相當有趣，他提出若以學習之興味的高低來說，「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但是若以為學方法言，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是以，「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三者便形成一個迴旋往復的關係，這就好比《大學》的八條目，可以從修身、正心、誠意追溯到「致知在格物」的次第工夫，也可以由「物格而後知至」，延展到意誠、心正、身修的逐步成果。總之，由此不難看到程復心特別選取饒魯之說來發揮《論語》此章的意旨，並且藉此完成對比式的圖表構造。⁴⁸

除了上文所引述的二程、黃榦、饒魯等人之外，程復心在《四書章圖纂釋》的圖表中，也曾於〈學而〉篇「溫良恭儉讓」章（01.10）指出此處的構圖乃根據張載（字子厚，號橫渠，1020-1077）之說；於〈里仁〉篇「放於利而行」章（04.12）則指出可以無怨的「遠怨之道」乃出自謝良佐（字顯道，號上蔡，1050-1103）之論；〈公冶長〉篇「晏平仲善與人交」章（05.16）則是依照范祖禹（字淳父，1041-1098）之說，將此章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章並列較論；又〈衛靈公〉篇「君子疾沒世」章（15-20）則是參考呂大臨（字與叔，1040-1093）之說，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來進行對舉。至於〈衛靈公〉篇「人無遠慮」章（15-12），以及〈陽貨〉篇「公山弗擾以費畔」章（17-5）則是依據張栻之說來建象立圖。⁴⁹

⁴⁷ （明）胡廣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書大全校注》冊上，《論語集注大全》，卷6，頁458-459。

⁴⁸ 案：再如〈述而〉篇「聖人吾不得而見」章（07.25）、〈季氏〉篇「生而知之者」章（16.09）等處，程復心亦標明其對章旨的圖解乃建基於饒魯（雙江）之說，本文不再一一詳述，讀者可自行參看。

⁴⁹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1，頁12上（158）；卷2，頁26上（181）；卷3，頁11上（190）；卷8，頁13上（286）；卷8，頁10上（284）；卷9，頁4下（298）。

總上所述，可以看到程復心的《四書章圖纂釋》確實是一部羽翼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的作品，其謀篇構圖所用的關鍵語詞多是直接取材自朱注，以架構出對比式的圖表模型；另一方面，同時也深具元代經典詮釋的「纂疏體」特點，不僅博採《四書或問》、《朱子語類》等朱子的著作來補充《集注》之說，也透過綜覽時賢的各種論述，或引申發明、或補充、或辨正朱子《集注》的論點。

三、《章圖》的獨特解經的觀點

然而，上述所論，縱使是藉由圖文表意的方式呈現出其注經方法的獨特性，但是，就內容而觀，不可諱言地，仍然多是引述他人的論點，雖然在去取之間，容或有個人的判斷與解讀含藏其中，但是除了徵引文獻之外，程復心的《四書章圖纂釋》一書是否能提出個人的獨創性見解？或者獨到的治經心得呢？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不過他仍然是運用建圖立說的方法來傳達個人對《論語》的深刻體會。

（一）類聚諸說，總括成圖

關於《論語集註章圖纂釋》一書中，程復心的個人特殊見解：第一點，正由於採用圖表的方式來表述治經心得，所以，程復心頗致力於打破《論語》的篇章範圍，將具有關聯性的章節彙整合觀，例如《論語》全書中，孔子曾在不同的篇章中，說過同樣的一句話，即如〈學而〉篇言「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01.16）〈里仁〉篇有「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04.14）〈憲問〉篇則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14.32）至於〈衛靈公〉篇更謂「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15.19）程復心便將其彙編為（圖 13）⁵⁰，然仔細查核「纂釋」的文字，會發現：其實這四個章節的同一性，朱子早已察覺，在《集注》中就有「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

⁵⁰ 同前註，卷 1，頁 16 下（160）。

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⁵¹的註語，而程復心在（圖 13）後有一小注指出夫子一再申述「不患人不己知」乃意在提醒人「反己以自力」，勿求之於外，並且詳細比較這四者的差異。只是筆者經過比對，發現到這段文字實是抄錄自趙順孫《四書纂疏》所輯「胡氏（案：胡泳）曰」之言，⁵²而未載明文獻來源，所以，實在說來，此例證也許不足以作為程復心的個人研究心得。

但由此卻可提醒我們留意：程復心或許受到朱子《集注》的這點啓發，因而，特別留意《論語》書中文句重複的現象（案：這是指單句語詞的重複出現，而非指全章節的重出情形）。例如在〈述而〉篇的第二章（07.02）以及〈子罕〉篇的第十五章（09.15）皆有「何有於我哉」一語，但是在程復心所參照編輯的根基——趙順孫《四書纂疏》——一書中卻紀錄了黃榦明白指出朱注提示「說見第七篇」，代表這是「指發憤忘食之註而言」⁵³，所以，程復心特別針對此進行辨析，他說：「切謂『說見第七篇』，當指〈述而〉篇

（案：即第七篇）第二章而言，……況兩章俱以『何有於我』結之，則所指在此明矣，黃氏說非也。」⁵⁴因此，在〈述而〉篇所繪製的圖表中，也特別標記此一要點，提醒讀者審慎留意，請見右側（圖 14）⁵⁵所示：「說見〈子罕〉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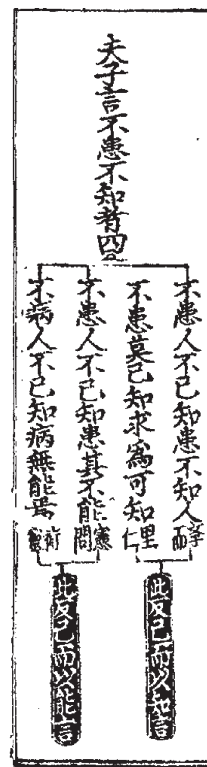


圖 13

⁵¹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 7，頁 196。

⁵²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 7，頁 35 上（275）。

案：全文作：「胡氏曰：此章與前後篇多同，〈學而〉篇則欲其反而知人之賢否也，〈里仁〉篇則欲其反而求取知之實也，此章與〈衛靈公〉篇同，而文則異矣，蓋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見（宋）趙順孫：《四書纂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冊 201，卷 7，頁 50 上 - 下。

⁵³ （宋）趙順孫：《四書纂疏》，卷 5，頁 17 上。

⁵⁴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 5，頁 11 下（228）。

⁵⁵ 同前註，卷 4，頁 2 下（205）。

與「勉齋一段有辨」兩語。雖然圖中分類的兩語辭「以非聖之極者言」與「以其事愈卑者言」，乃至結語「謙而又謙」、「其意愈切」，俱引述自朱子《集注》的註語，⁵⁶正如同前文所言，他是擷取《四書章句集注》的關鍵語詞作為構圖的主要元素，但是，從此處他對黃榦的辨正，也可以看到在「纂疏體」著作在選輯前人觀點的增刪、去取之中，隱微曲折地傳達出自己的研經心得與想法。

且讓我們再看一例，除了同一語句的重複出現，程復心也注意到孔子曾有過四次深切的慨歎，分別是「子畏於匡」，故不免有「天之將喪斯文也」的嘆息（〈子罕〉09.05）；見顏淵死，哀悼聖人之道不得而傳，因而不免有「天喪予」之悲慟（〈先進〉11.09）；嘆時無明君聖王，以致終未得見鳳鳥、河圖之瑞應，而有「吾已矣夫」之憾恨（〈子罕〉09.08）；最後則是年華老去，益發深知「道」之不得行，而有久不復夢見周公的傷感與無奈（〈述而〉07.05）。所以，他將這四則文獻匯聚整編為右側的（圖 15），並寫下一註語云：

聖人出而任斯道之寄，其欲行道者，分也；其不得行者，時也；其所自必者，理也；其不能必者，又勢也。蓋嘗以此驗之矣。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此聖人所以驗於天。……驗諸彼者，已如彼；驗諸此者，又如此。夫子之歎，不亦宜乎！⁵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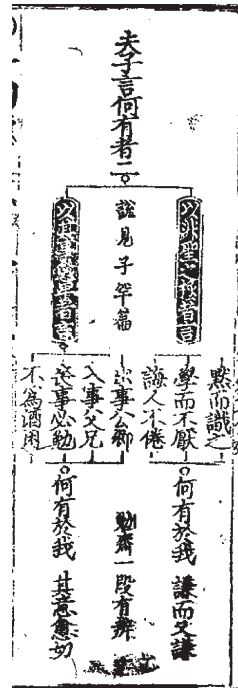


圖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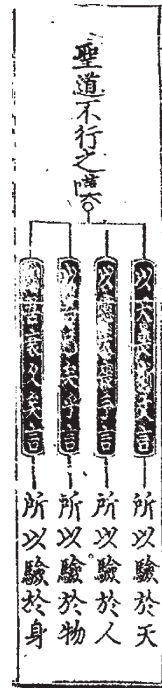


圖 15

⁵⁶ (宋) 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 4，頁 120；卷 5，頁 144。

⁵⁷ (元) 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 4，頁 3 下 (205)。

程復心類聚四則孔子的慨歎，說明他們分別應驗於「天、人、物、身」四個面向，來表示孔子以行「道」自任，這是為其義所當為的職分所在，也是抱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必然勇氣與義理承當，然這份理想終究未能實現，自有其現實的時運、機緣，與任何人都無法保證的氣機、運勢，而這些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外在因緣，就分別顯現在「天、人、物、身」四個面向上，即上天給予的遭遇與保證、傳道之徒的殞逝、祥瑞之物的隱沒，以及己身的老邁衰弱，故由此而來的「夫子之歎，不亦宜乎」。

從這個類聚彙整的做法擴大來看，程復心更精於將同一個主題的篇章統括在一個圖式之中，以下四個圖式即其顯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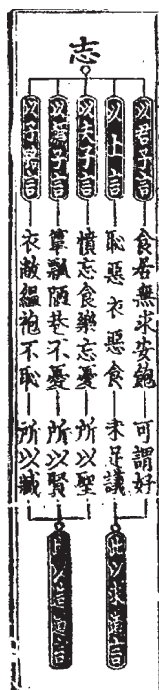


圖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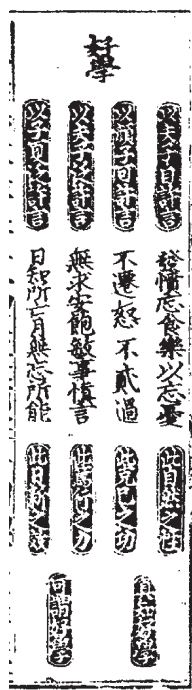


圖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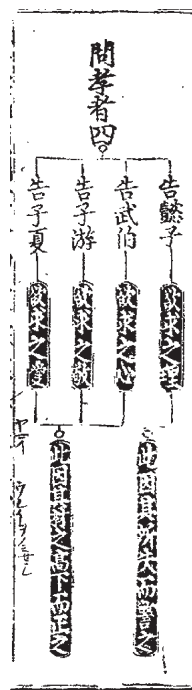


圖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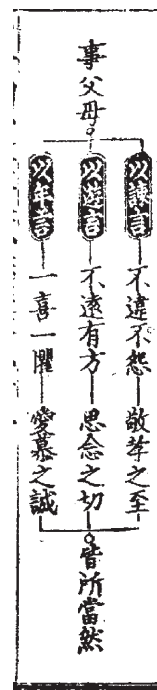


圖 19

(圖 16)⁵⁸ 以「志」為題，囊括了五個章節的內容，分別是〈學而〉篇「君子食無求飽」章（01.14）、〈里仁〉篇「士志於道」章（04.09）、〈述而〉篇

⁵⁸ 同前註，卷 2，頁 24 下（180）。

「葉公問孔子」章（07.18）、〈雍也〉篇「賢哉回也」章（06.11）、〈子罕〉篇「衣敝緼袍」章（09.26）。代表君子好學之志，心役乎外而未足與議者之志，夫子樂以忘憂之志，顏淵不改其樂之志，以及子路自臧其能而不復求進之志。且可以注意的是，程復心在圖表的下方結尾處，提醒讀者：前兩者的對舉是以「求道」之人當該留意的事項立論，即不應受外在的衣食住行等口體之奉所影響；而後三者則是著眼於「造道」的位階層級言，代表聖人、賢者以及美善之人的不同程度，蘊含了提醒後學當以最高目標為志與勸勉後學當日進不已之意，這一點細微的區別不僅呼應前文（圖 7）處，程復心語孔、顏之樂猶「相去一間」，而且在下面（圖 17）也可以體會出來。

在以「好學」為標題的（圖 17）⁵⁹中，程復心也同樣列舉夫子自許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為首要境界，代表孔聖人「自然之性」的直接體現，繼之則為〈雍也〉篇「弟子孰為好學」章（06.03），夫子讚許顏淵「不遷怒，不貳過」的「克己」工夫，亦是「真知好學」者。至於〈學而〉篇言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並且能「就有道而正焉」（01.14）則是「篤志、力行、不敢自是」⁶⁰的好學表現；而〈子張〉篇稱許子夏能夠「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19-5）亦是「日新不已」的「好學」表現。⁶¹

至於（圖 18）⁶²與（圖 19）⁶³則是針對《論語》中另一關鍵性主題「孝」的圖表，前者乃整合〈為政〉篇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向夫子請教如何盡孝之法（02.05-02.08），孔子便針對他們個人的資質稟賦與往昔行為表現的缺失分別提出四種答案：無違、唯其疾之憂、養之以敬、色難，所以，圖式的下端標記「此因其所失而警之」、「此因其材之高下而正之」，然而這兩句話本是化用自《集注》所引「程子曰」：「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

⁵⁹ 同前註，卷 3，頁 22 下（196）。

⁶⁰ 案：此為程復心本乎朱熹《論語集注》對該章的詮釋要點。同前註，卷 1，頁 15 上（160）。

⁶¹ 案：在「日知其所亡」章（19.05）中，程復心另繪有一幅以「學」為題，特將此章與「溫故而知新」章（02.11）相比較的圖式。同前註，卷 10，頁 3 下（312）。

⁶² 同前註，卷 1，頁 22 上（163）。

⁶³ 同前註，卷 2，頁 31 上（184）。

也」⁶⁴一語而來。不過，圖中標示夫子對四人的勸勉之告語為「欲求之理／欲求之心／欲求之敬／欲求之愛」，則是程復心對這四則語錄的撮要提點，可令讀者迅速掌握各篇章旨，這正是以圖表解經的優點所在。後一圖，則是整合〈里仁〉篇中三則討論侍奉父母的觀點（04.18、04.19、04.21），這三則語錄分別傳達出在勸諫、出遊以及父母之年壽等三個面向的注意事項，即侍奉父母之際，縱使父母不從其所諫，亦當「不違、不怨」；再者，父母健在，為免其憂慮，宜以「不遠遊」為原則，倘若必須離家，則「遊必有方」；至於父母之年，則「不可不知」，一方面「既喜其壽」，另一方面「又懼其衰」。所以，這三者正旨表侍奉雙親長上當保持「敬孝之至」、「思念之切」與「愛慕之誠」，這是身為子女所當然要有的基本精神。

若謂上述論「學」、言「孝」等觀念本是《論語》中最為大家所認識、熟知的課題，故程復心能將這些篇章統整起來一起比較討論，似也不足為奇，但筆者以為能夠具體落實到像他這樣貫徹始終地徹底執行，確實也有其過人之處。再如程復心於〈雍也〉篇第十二章「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一文（06.12）之後，突然繪出一幅將冉求與顏淵相互比較的圖式，乍看之下，頗啟人疑竇，然進一步細加追查，可以發現他的立論根據其實來自朱子《論語集注》〈顏淵〉篇「仲弓問仁」章（12.02），在該章的註語中朱子強調「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⁶⁵其意在藉由「乾／坤」兩者的先後、主從序列關係，表明顏淵的「克己復禮」一修養工夫相較於冉求的「主敬行恕」要來得高明、深刻。也就在這個指導原則的前提下，程復心於〈雍也〉的篇章中尋索得可將兩人進行比較，而呈現高下立判的絕佳參照點，那就是在該章節中，冉求自陳推諉「非不悅子之道」，而是力有未逮，因此，夫子責其「中道而廢」，是自己畫地自限，不求精進。而與此可以兩相對照的，正是顏淵對於夫子之言的「無所不說」，以及對於夫子循循善誘

⁶⁴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1，頁77。申淑華：《〈四書章句集注〉引文考證》，頁72-73。

⁶⁵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6，頁168。

的「欲罷不能」。此二語分別出自〈先進〉篇「回也，非助我者也」章（11.04）與〈子罕〉篇「顏淵喟然歎曰」章（09.10），而其圖表的樣貌即如（圖 20）⁶⁶所示。也就是說，程復心通過上述三個《論語》篇章中核心概念語詞的羅布排列，落實了朱子所提出的顏、冉之學高下有別的判斷。

再如（圖 21）⁶⁷，以弟子「樊遲」單一個人為標題，歸納其曾經「問仁者」有三、「問知者」有二，其原文如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06.22）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顏淵〉12.22）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1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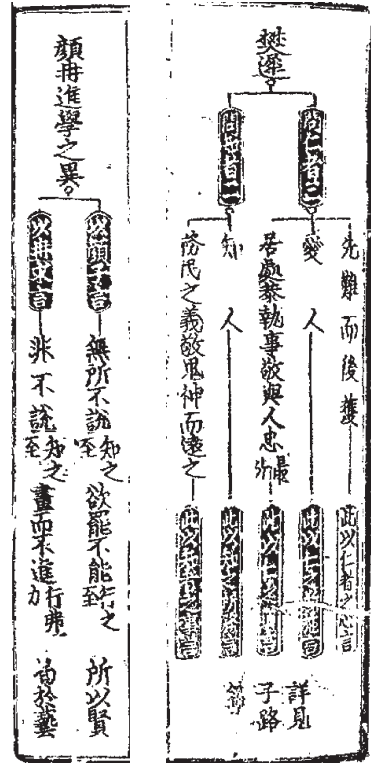


圖 20

圖 21

有趣的是在該圖式中最下方，程復心告知讀者「詳見〈子路〉篇」，這或許是因為在該篇章中，朱子引述了胡寅（字明仲，號致堂，1099-1156）之語云：「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⁶⁸由此指引，程復

⁶⁶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3，頁27下（198）。

⁶⁷ 同前註，卷3，頁33上（201）。

⁶⁸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7，頁184。申淑華：《《四書章句集注》引文考證》，頁291。

心繼之擴增為「問仁者三」、「問知者二」，並於其下繫上《集注》對各觀念的要旨提點：「仁者之心」、「仁之所施」、「仁之道」、「知之所發」，以及「知者之事」。

從上面的這個例子又再次印證程復心的研究觀點雖然大多借鏡取法自前賢（並非只單獨追隨朱子一人），但他在圖表的繪製上卻能夠表現出貫徹始終、前後一致的具體做為，堅持這種構圖原則，故亦可謂其個人的解經特色與觀點。

（二）對比式概念的構圖模式

復次，《四書章圖纂釋》除了大量運用綜括類聚同一主題的篇章以形構為圖表一方法，進而呈現其研究心得外，在該書的序文中，虞集（字伯生，1272-1348）也精準地點出程復心編纂此書的另一項特點，他說：

其為書也，蓋取朱子《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之說有對待者，若體用、知行之類；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義利之類；有成列者，若學、問、思、辨、行之類。隨義立例，章為之圖，以究朱子為書之旨，其意可謂勤且切矣。⁶⁹

此說誠為確論，前文曾說明《論語章圖纂釋》近四百幅的圖表中，呈現出大量運用「對比式的概念」來構圖之模式，且依據上面引文的觀點，這些「對比式的概念」又可詳加區分為三類：一、兩兩相對舉的概念，如體用、知行等；二、兩相對反衝突的概念，如君子小人、義利等等；以及第三、可多項並列羅布的觀念群，如學、問、思、辨、行之類等。以下，試各舉數例以申述說明，並且繼而指出程復心在經典詮釋上最著力突顯的詮釋觀點。

1、相對、相反與並列的概念構圖

虞集指出兩相對舉的概念之例為「體用、知行之類」，前者可以〈里仁〉

⁶⁹ （元）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書首，〈虞伯生學士序〉，頁4下。

篇「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一章（04.03）為例證，蓋此章本是一單句話語，說明唯獨仁者方能夠真誠且適切地表現對他人的喜好與厭惡，而朱子在《論語集注》中引游酢（字定夫，1053-1123）「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之語，繼而補充云：「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⁷⁰又在《論語或問》解釋云：「程子之言，約而盡矣。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⁷¹程復心即本此說，而繪製（圖 22）⁷²，並解釋曰：

公是體，正是用。上面「無私心」，是解公字；「好惡當於理」，是解正字，惟公然後能正。……蓋「無私」為公，「當理」為正。無私，以心言；當理，以情言。心即體，情即用，故必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⁷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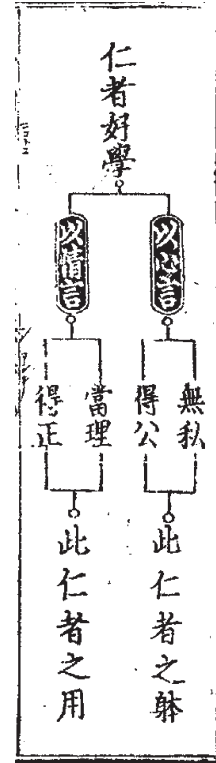


圖 22

可以看到：程復心本著「體用備矣」一語，將「公、正」兩詞分屬「體、用」兩端，根於體方可致於用，所以，本乎無一毫私心的「公」，方能表現為好、惡皆符合乎理則的「正」。又，「無私」是著眼於內在的起心動念說，「當理」則是就外在的情緒與行動表現言；是以，前者屬「心」，後者屬「情」，亦是「體、用」關係。只是在圖表的表達上，程復心更進一步將「體、用」概念扣回到「仁者」上來，而結之以「仁者之體／仁者之用」。

⁷⁰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2，頁93。申淑華：《《四書章句集注》引文考證》，頁105-106。

⁷¹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論語或問》，卷4，頁676。

⁷²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2，頁21上(179)。

⁷³ 同前註，卷2，頁20下(178)。

除此一例外，在〈雍也〉篇「中庸之為德也」章（06.29），程復心也同樣運用「體、用」一概念來處理「中庸」兩字的多層次義涵（案：即不偏、無過不及；不易、平常）。⁷⁴ 猶有進者，在《論語章圖纂釋》也多有運用「內、外」⁷⁵、「本、末」⁷⁶、「情、理」⁷⁷，乃至「理一、分殊」⁷⁸等等兩兩相對舉的「對比式概念」來架構圖表的特點。

再者，對於兩相對反衝突的概念，虞集則是提出「君子小人、義利」等例證，筆者是相當贊同的，不過，其中容可稍加補述與論議，即以「君子小人」為例，此本是《論語》書中，慣常使用的對比概念，書中俯拾即是，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07.36）、「君子上達，小人下達」（14.24）等等，但程復心承朱子之詮解方向，多將「君子小人」的對比關涉到「天理、人欲」一概念上，如〈子路〉篇「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13.25）朱註云：「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程復心於是有（圖 23）⁷⁹ 的繪製，將君子、小人的差異歸結到「天理之存」與「人欲之蔽」



圖 23

的對反衝突。同樣地，程復心更進一步推擴與落實這個觀點，在《論語》關於

⁷⁴ 同前註，卷 3，頁 36 下 -37 上（203）。

⁷⁵ 案：如〈述而〉篇「志於道」章（07.06），將「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者分為「內、外」兩類：「內本所先所重」與「外末所後所輕」來構圖。同前註，卷 4，頁 5 上（206）。

⁷⁶ 案：如〈學而〉篇「道千乘之國」章（01.05），以「敬、信、節、愛、時」，對比於「禮、樂、刑、政」為「本、末」兩方面來進行構圖。同前註，卷 1，頁 7 上 - 下（156）。

⁷⁷ 案：如〈為政〉篇「何為則民服」章（02.19）、〈述而〉篇「子疾病」章（07.34）等，俱依「情、理」之概念分為兩類來佈置圖表。同前註，卷 1，頁 29 下（167）、卷 4，頁 21 上（214）。

⁷⁸ 案：如〈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小子」章（19.12），在圖表繪製上，將《小學》之「灑掃應對」、《大學》之「正心誠意」俱屬於『分殊』，而一以貫之的「下學上達」則歸於『理一』。同前註，卷 10，頁 9 下（315）。

⁷⁹ 同前註，卷 7，頁 16 下（266）。

「君子小人」的闡述篇章中，雖然原初朱子的註解並無牽連到「天理、人欲」一概念，但是程復心的構圖詮表中，多半積極的總結到「天理、人欲」的概念上，如〈憲問〉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14.07）、〈衛靈公〉篇「君子矜而不爭」章（15.22）⁸⁰等篇章皆然。而此說之所以值得加以留意，乃源於「君子小人」是《論語》原有的觀點，本不足為奇，而「天理、人欲」之概念則是宋代以降儒者特別突出的獨特性論點，程復心即承此加以推展，呈現在更多的章節詮釋中。

至於第三點「多項並列羅布的觀念群」，這點與前面說明程復心總括同一主題之篇章彙聚成一圖式，稍有不同，此處所言，主要是指一個章節中羅列有多個概念，如例證中的「學、問、思、辨、行」等，與此相仿，在《論語》中也有「六言、六蔽」（17.08）、「四科十哲」（11.02）、「知仁勇三德」（09.28）⁸¹等多項觀念並列羅布的例子，但這樣的論點是《論語》書中本有的，或恐不宜說是程復心個人獨特的詮解特色，不過，與此相類，程復心在圖式的研製上，也有羅列諸家註解的做法，如〈雍也〉篇「知者樂水」章（06.22），他廣引並陳程頤、呂氏與朱子三人對於山水、動靜、仁壽等觀點的不同說法。⁸²然而這種圖表類型，實不符合《論語集註章圖纂釋》上有標題，中分兩至三類，最末結語收束全篇論旨的四至五層的基本構圖模式，故在全書中，屬於少數。

2、以「知行」概念構圖最顯特色

然而，如果思考程復心採用「對比式概念」這種構圖模式中，最具特色者為何一問題，筆者以為將「知行」一概念廣泛運用於《論語》諸篇章的圖表創構最為特殊，如下面（圖 24）便是對〈為政〉篇「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的討論，程復心在此章之末有一小註聲明：「一章之要，全在知、行上做工夫！」⁸³所

⁸⁰ 同前註，卷 7，頁 22 上（269）、卷 8，頁 13 下（286）。

⁸¹ 同前註，卷 9，頁 8 上（300）、卷 6，頁 2 下（240）、卷 5，頁 17 下（231）。

⁸² 同前註，卷 3，頁 33 下（201）。

案：同樣，在〈衛靈公〉篇「人無遠慮」章（15.12）的構圖也是同時並列蘇軾（字子瞻，1037-1101）與張栻兩人的說法。見該書，卷 8，頁 10 下（284）。

⁸³ 同前註，卷 1，頁 20 下（162）。

以，他將此章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的階段，分別規定為「知之始、行之始、知之明、知之精、知之至、行之至」的六個「知行」階段來闡述「進德之序」。此說相當特殊，但實在說來，此說並非程復心個人所獨創，細察其出處，可知在《朱子語類》中，朱子回應學生「『十五志於學』章，知、行如何分」一問題時，便說道：

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⁸⁴

可以發現，知、行之「始」與「至」皆從上面這段引文得來，只是在此之外，程復心多增加了「知之明、知之精」兩說法來個別安立「不惑」與「知天命」兩者，使之更有條理。

無獨有偶地，在《論語》書中語及「一以貫之」者，實有二處，分別是〈里仁〉篇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04.15）以及〈衛靈公〉篇向子貢詰問：「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15.03）。而朱子於後者有一註語云：「說見第四篇（筆者案：即指〈里仁〉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程復心復在此語之下，雖未載明，但實則也是引述《朱子語類》之論曰：

曾子發出「忠恕」，是就行事上說；孔子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便是就知上說。曾子是就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⁸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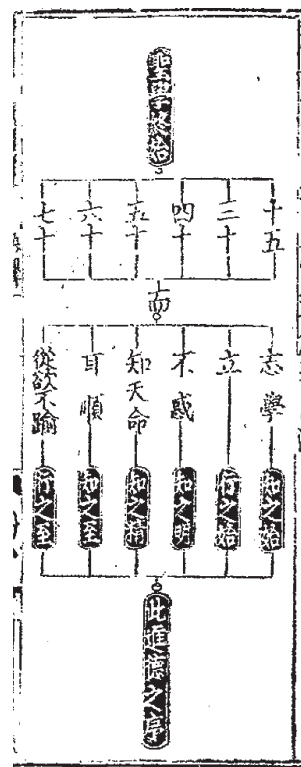


圖 24

⁸⁴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23，頁 555。

⁸⁵ 同前註，卷 27，頁 681。

程復心承此處所說，而有（圖 25）⁸⁶ 的繪製，在這幅圖表中，便是《論語集註章圖纂釋》相當標準的構圖模式，即綜括《論語》同一主題的篇章，以「一貫之學」為題，下分「語曾子，以行言」與「語子貢，以知言」兩類，繼之，說明兩者的內容，分別是「忠恕而已」與「多學者與」，並且以「上／下」之概念來比較差異，最後，再歸結收束到「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朱子《論語集注》「愚按」之語）。形成一整嚴的有標題、結尾的兩類五層的標準架構圖。

若說上述兩例是遵照朱子《論語集注》或《朱子語類》之觀點，所架構的篇章圖式，則下面數例可以看到程復心承此「知行」觀廣泛地加以推擴、落實為《論語集註章圖纂釋》的特色構圖概念。如準此孔子教語的差別，程復

心總括「君子自修之道」有三，分別是：擇其善者而從之（述而 07.21）、見賢思齊焉（里仁 04.17）與見善如不及（季氏 16.11）等三個段落，更值得注意的是，程復心指出：「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這是從知見的角度展開的修養路徑，而「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則是從踐行的急迫性著手的修養方向，至於「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不僅對於善惡有所辨明，更能以之為師，而加以追隨效法或省過惕勉，所以是「知行兼盡」的工夫，請見（圖 26）⁸⁷。然而，在孔子的弟子中誰能夠做到這一點呢？

程復心認為答案就是「於聖人體段已具」，僅與夫子「相去一間」的顏回，所以，在〈為政〉篇「吾與回言」章（02.09），程復心特別將「終日不違，如



圖 25

圖 26

⁸⁶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8，頁3上(281)。

⁸⁷ 同前註，卷2，頁30下(183)。

愚」與「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拆解為分屬「知／行」兩方的論述，前者，其實是對夫子所言，能達到「默識心融」，而「觸處洞然，自有條理」；後者，則是在聽聞夫子之教後，能「坦然而由之而無疑」。是以，程復心以前者為「知之盡處」，後者為「行之盡處」，所以說顏子乃「知行兼盡」者也，於是有（圖 27）的繪製。⁸⁸ 這個說法在《四書章圖隱括總要》卷中，又有一闡述得更為明確的圖式，請見（圖 28）所示，程復心更在該圖下有一案語云：

自「終日不違」以下，皆知之事也，「所立卓爾」，則知之至矣；自「亦足以發」以下，皆行之事已，「既竭吾才」，則行之至矣。此顏子所以知行兼盡，去聖一間也。⁸⁹

這幅圖表很明顯地是將〈為政〉「吾與回言」章（02.09）、〈先進〉「於吾言無所不說」章（11.04）、〈顏淵〉「克己復禮」章（12.01）以及〈子罕〉「語之而不惰者」章（09.19）、「顏淵喟然歎曰」章（09.10）等各篇章中的重要文句分拆歸屬於「知行」兩類之下，而最後以「所立卓爾、既竭吾才」代表「知行」之極至處。同樣地，在「顏淵喟然歎曰」章（09.10）中，程復心也強調此章「不離乎知行二字」，並且在圖表的表現上，也意在表達「博文、約禮」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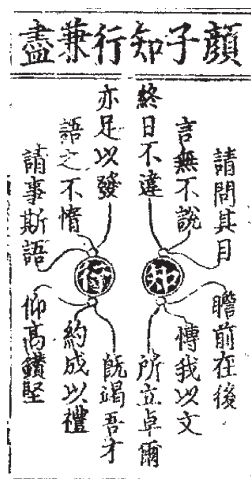


圖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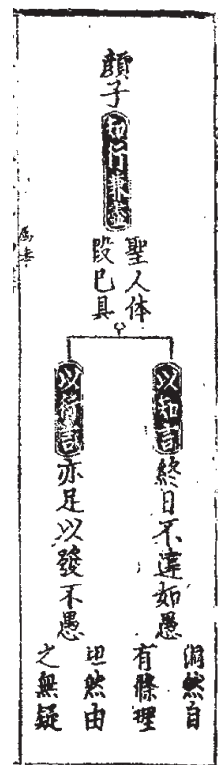


圖 27

⁸⁸ 同前註，卷 1，頁 23 下 -24 上（164）。

⁸⁹ （元）程復心：《四書章圖隱括總要》，卷中，頁 17 上（35）。

「知、行之盡」，「竭吾才、立卓爾」是「知、行之至」⁹⁰，而可與上述諸章節相呼應。

不過，實在說來，程復心的這一論點未必全然合理，如「瞻前在後」何以屬知？「仰高鑽堅」何以屬行？似乎大有分梳與闡釋的必要，這般分屬「知行」的配對，顯得刻意。但此一論點，很能表現出程復心個人詮釋觀點的獨特性。⁹¹

依上所述，在對比式的概念構圖模式中，可以看到《論語集註章圖纂釋》一書中，一者，廣泛地運用兩兩相對舉的概念，如體用、內外、本末、情理、理一分殊等等來架構圖表。二者，取兩相對反衝突的概念，如在君子、小人的對比呈現外，程氏更將其推展到「天理、人欲」之觀點上，強化兩者的差別。三者，則是羅列多項觀念群，或者羅列諸家註解的做法。然而其中最具有個人特色者，則是將「知行」概念廣泛運用在《論語》篇章的詮釋中，尤其是闡釋顏回之學問工夫為「知行兼盡」者為最。據此，我們可以掌握程復心透過以圖表釋經的主要特點。

四、結語

本文旨在以程復心所著《論語集註章圖纂釋》為探討焦點，深入其中地論析其以圖表解經的方法與特點，說明其藉由組構對比性概念的圖解方式，針對《論語》各篇章繪製出近四百幅的圖表，不僅在解經形式上獨具特色，對於經典思想的疏解闡釋方面，也有其個人獨到的研經心得。其要者如下：

第一，《論語集註章圖纂釋》一書的立論與繪圖基礎大抵遵循朱子的《論語集注》，意即程復心在觀點的理解與圖表的繪製上，主要是擇取朱《注》中的主要概念與關鍵語詞來謀篇構圖，如此一來，有助於讀者透過此圖式迅速地掌握朱《注》的內容。

⁹⁰ (元)程復心：《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卷5，頁9上(227)。

⁹¹ 案：再如〈顏淵〉篇最末章「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12.24)，程復心的註解與圖式也是將「會友」與「輔仁」分屬「知行」兩端。同前註，卷6，頁38上-下(258)。

第二，其所建構的圖表規模，呈現出四至五層的基本架構：各篇章之圖型俱有一標明章旨的主標題，標題之下，多概分為兩至三類的概念，繼之，有關鍵語詞的繫屬與釋義說明（或引申發揮），最後，則有歸結性的論斷收束全章之論點。

第三，仔細查核各圖表的具體內涵，又可發現《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在編寫上深具「纂疏體」的性質與特色，意即程復心在此著作中通過徵引、纂輯《四書或問》、《朱子語類》以及群賢的相關論點，來補充、發明乃至修訂朱《注》。至於為程復心所摘錄、稱述最多的兩位前賢便是黃榦與饒魯。

第四，《論語集註章圖纂釋》在圖表解經的作法上有兩個特點，一是打破篇章限制，將《論語》中重複出現的語句或同一主題的篇章統括在一幅圖式中，類聚以觀。此一解經做法，雖非程復心個人所首創，但他能藉由圖表的方式更貫徹一致地具體落實，因而頗為突出。

第五，另一特點即是對比式概念的構圖模式，包含兩相對舉的概念、衝突對反之概念以及多項並列的觀念群三者，其中以「知行」之概念來進行觀點的分類與圖表的組構最為特別，允為程氏研經的獨特心得與見解。

最後，或可再繼續思考此「圖表解經」方式的優缺點及其侷限，亦即此立象建圖之作法是否真有助於闡釋經典與抒發個人心得。⁹² 又是否可將其安置在圖表類的四書詮釋典籍之學術史脈絡中，衡定其獨特性與罕見流傳（乃至失傳）的原因。⁹³

⁹² 案：審查人建議如（圖2）論「仁者安仁」一章，朱注：「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而程復心於圖表中顛倒「安仁」與「無適不然」之順序，依此或許可以深入探討這個差異是以圖解經造成的，還是程復心實有不同於朱熹的個人理解。筆者感謝審查人的思考建議，此當可做為後續研究：檢視此「以圖解經」之方法優缺點的極佳起點。

⁹³ 案：審查人提醒如（圖28）「知行圖表」與現代的「心智圖」有相類似之處，當可再深入思考、推擴發揮之。筆者深感贊同與感謝，特誌於此，待他日持續針對此圖文表義模式進行考索研議。

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收於(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冊上，卷8。
-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四書章句集注》，收於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六冊。
- (宋)朱熹著，徐德明點校：《論語或問》，收於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六冊。
- (宋)朱熹著，黃坤、張祝平點校：《論孟精義》，收於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七冊。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宋)趙順孫：《四書纂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201。
- (元)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元後至元三年德新堂刊本，收於《域外漢籍珍本文庫》(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五輯，經部，第十一冊。
- (元)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元後至元三年德新堂刊本，收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二十五冊。
- (明)胡廣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書大全校注》，收於陳文新主編：《歷代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叢刊》(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冊15-16。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日)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2006年）。

申淑華：《《四書章句集注》引文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朱治：《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劉成群：《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與新安理學的傳承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顧永新：《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二) 期刊論文

(韓) 전병욱：〈林隱 程復心の 『四書章圖』와 退溪의 『聖學十圖』〉，《퇴계학연구원 (退溪學報)》第132輯（2012年），頁39-79。

田炳郁：〈程復心《四書章圖》與四端七情說的源流〉，《中國哲學史》2017年第1期（2017年2月），頁96-102。

許家星：〈一部圖解《四書集注》的力作——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探析〉，《孔子研究》2015年6期（2015年11月），頁12-23。

楊洋：〈《四書章圖》東亞流傳考——以日藏文獻爲中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21輯（2021年11月），頁237-251。

(三) 論文集論文

李光虎：〈從《聖學十圖》看退溪李滉的聖學觀〉，收於鄭吉雄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325-348。

An Analysis of the “Pictorial” Exegesis in Cheng Fu-xin’s *Annotations and Diagram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Four Books*

Yu, Teng-ta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Cheng Fu-xin (1258-1341), a Confucian scholar of the Yuan dynasty, authored *Annotations and Diagram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Four Books*, a unique work that employs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to illustrate the key points of each chapter in *The Four Books*. This paper examines this distinctive feature by focusing on his commentary on *The Analects*. First,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is to ai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 (1130-1200)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the Chapters and Sentences of the Four Books*. Therefore, Cheng Fu-xin primarily adopts concepts or key terms from Zhu Xi’s work to construct the basic framework of his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Furthermore,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Cheng Fu-xin often groups chapters that share the same theme or contain repeated phrases within a single diagram. As a result, the use of correlative pairs in conceptual structuring is a defining feature of his work. More specifically, his diagrams incorporate three major types of conceptual relationships: juxtaposition of correlated ideas, dialectical contrasts, and multiple parallel elements. Among these, his application of the knowledge and action framework is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This exegetical approach has both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While it effectively summarizes key ideas, it rarely presents original insights. Nevertheless, this unique method highlights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tradition.

Keywords: Cheng Fu-xin, Diagrammatic Chapters of the Four Books, The Analects, Pictorial Exegesis, Contrastive Concepts,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